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中庸解義卷二三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于希賢

# 日講四書解義卷三

## 中庸上

中庸一篇乃列聖相傳之心法子思懼其久而失真故筆之於書以詔後之學者凡三十三章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其功在致知力行其要在誠身盡性始於存養省察極於知化達天實體是書之意而行之則先聖之統不患無傳焉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此一章書是子思正道統之傳以明天人合一之理首節乃先言道之所自来也子思曰學問之理莫精於性命聖賢之功莫大於道教世亦知性道教之名果何謂哉葢天之生人既與之氣以成形即賦之理以成性故在天則為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在人則為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其禀受賦畀即如天

之命令所謂性也由是循其性之自然則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行之路仁而為父子之親義而為君臣之分禮而為恭敬之節智而為是非之辨其應用酬酢無非性之本有而不參以人為之私所謂道也然性道雖人所同得而氣禀有清濁厚薄之異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不能盡率其性者有矣惟聖人因其當行之道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為法於天下節之以禮和之以樂齊之以政禁之以刑使賢者可俯

而就不肖者可企而及以復其性分之所固有所謂教也盖道由性而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淺近道由教而明言道而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空虚道之大原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所以脩道之功須臾不可離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隠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此二節書是言道不可離而君子能盡靜存動察之功也子思曰道率於性性無不有則道無不在大而綱常倫類小而日用飲食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充塞天地貫徹古今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如道而可離則非率性之謂矣故聖人為教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君子為學亦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而其所以持守之功止有動靜兩端當其靜也不待目有所睹而始戒慎也雖其所不睹之頃未與物

接此心常惺惺然戒謹祗慎而不敢忽不待耳有所聞而始恐懼也雖其所不聞之頃寂然不動此心常凛凛然惶恐危懼而不敢忘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静中有須臾之離也及其動也人弟知衆著之為見不知幽暗之處意念一發而善惡之幾已動是至隱而萬象以昭豈不是莫見乎隱人弟知共彰之為顯不知細微之事跡雖未露而善惡之幾已萌是至微而萬形以具豈不是莫顯乎微故君子既常戒

懼而於此獨知之地尤加警醒時時敬慎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動時有須臾之離也盖理欲之關天人之介出此入彼間不容髮惟戒懼以全其體則靜時皆存性之功慎獨以審其幾則動時皆見性之地此君子之學莫大乎主敬一動一靜密於無間所以能須臾不離道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此一節書是即性情以明道不可離也子思曰君子主敬之功其於道不敢有須臾之或離者盖以道之體用即人之性情也如人與事物相接順意而喜拂意而怒失意而哀得意而樂四者人之常情當其未發之時渾然在中心無一物無所偏倚謂之中及其既與物接喜怒哀樂隨其所發皆當乎理心體暢洽與未發之中全無乖戾謂之和是中也者性之徳而道之體寂然不動全體已具至無而涵天下之有至

虛而宰天下之實萬事萬物之理莫不根本於此乃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情之正而道之用感而遂通四達不悖一人之情即千萬人之情千萬人之情不異乎一人之情古今事物之變莫不共由於此乃天下之達道也道之體用不外於心之性情如此此靜存動察之功所以不容少間而道之不可須臾離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此一節書是言體道之極功也子思曰中和之理約

之雖在一心放之則彌六合特患工夫不至故功化未神耳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時所以戒懼者愈密以至於至静之中毫無偏倚是能推致夫中之極而大本立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以至於應物之處毫無差謬是能推致夫和之極而達道行矣由是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七政四時不愆其度山川嶽瀆各得其常而天地以位焉吾之氣順而萬物之氣亦順魚鼈鳥獸咸若

其性飛潛動植各遂其生而萬物以育焉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大本達道自有全量致中和之效驗如此合而觀之天命謂性天之生人也戒懼愼獨人之事天也中和位育人之成天也人心即天心故心盡而天應人事即天事故事脩而天從君天下者誠能靜存動察履中蹈和神與性會心與天通則天清地寧萬物茂育可還至而立效豈虛語哉

右第一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此一章書是嚴道統之防也子思曰仲尼之言曰日用常行皆有無過不及之理是為中庸乃天命所當然而人心之所同有者然惟君子能體此中庸與之適合若小人則於中庸之理大相違背而反是焉仲尼之言如此夫中庸之理人所同得乃惟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者何哉蓋君子靜時既能戒慎恐懼心

存天理而動時又能隨時處中合乎大道此所以為中庸也小人靜時既心徇人欲而動時又肆欲妄行此所以反中庸也君子小人之辨只在敬肆之間而已要之道統之傳必宗仲尼垂訓立教昭如日月子思懼賢智之害道又恐邪說之亂真故引孔子之言以嚴其防見中庸之統必歸君子而非小人之可得而竊取也

右第二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此一章書是言中庸之妙以醒世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天下之理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惟中庸之德無太過亦無不及乃日用尋常所遵行而不可易者真盡美盡善而無以復加矣乎但今世之人氣質多偏復為習俗所囿故所知所行非流於太過即失之不及鮮有能適合乎中庸者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中庸之道本人心所同具天理之當然乃小人反

之而衆人又鮮能之必賴脩道立教之聖人斯胥一世而歸於至善之域也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此一章書是明中庸鮮能之故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道如江河之行於地豈有阻塞而不行者今乃不

行於天下我知之矣蓋行道由於明道世之資禀聰明者既窮高極遠知所不必知而過乎中愚者又蔽於一曲暗於大道而不及乎中是智者既以道為不足行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如日月之明於天豈有晦昧而不明者今乃不明於天下我知之矣蓋明道自能行道世之資禀賢能者既駭世驚俗行所不必行而過乎中不肖者又安於故常溺於物欲而不及乎中是賢者既以道為不足知

而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若此者豈道之遠於人哉夫道命於天率於性乃尋常日用之所不能外者但人由之而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耳辟諸飲食人於終日間誰不飲食也鮮有能知其滋味者使其能察識焉則不出飲食之外而自得其味之正不出日用之外而自得乎道之中矣可見誰非道中之人誰可須臾離道之人是在勉強學問化其氣質之偏而合乎理義之中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一章書是慨當世之不能行道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中庸之道惟其明之者寡所以行之者鮮其不行於天下矣夫夫以當行之理而人莫之行豈非智者之過愚者之不及耶是必聞天明道之聖人乃能立萬古行道之極也與

右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此一章書是舉舜之大知以見道之所以行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人非知無以見道然而知有大小即量有偏全惟古之帝舜其為大知也與人之聰明自用則隘博攬則宏舜抱濬哲文明之資而不敢自恃每事必問之於人虛心體訪毫無勉强即芻蕘之言以為至理所寓細加審察不以淺近而忽之其無遺

善如此於所問所察之中有言之不當於理者則隱匿包容未嘗宣露恐阻其來告之意言之當於理者則播揚稱賛使之勸勉以堅其樂告之心其廣大光明又如此然言雖當理而衆論紛紜或大過或不及有兩端焉於是兼綜衆説權衡輕重以求其義理之至當至於一致之歸確不可易有其中焉然後措之事業見諸施行就衆説所有之中還用之於民而已不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又如此此不自恃其聰明

而合天下之聰明為聰明不自恃其才識而合天下之才識為才識故其知益精其量愈廣舜之所以為舜者其以斯乎蓋問察隱揚有以見其寛宏博大兼該衆善而無遺執兩用中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善而無偏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夫千古聰明睿智之君首推虞舜疑有髙天下而不可及者乃虚懐若谷不自用而取諸人如此可見知之所以大者在乎明目達聰而不在恃一人之見

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此一章書是舉道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明於理者必能固守猶之明於事者必能避患今之人皆自許曰凡事之未来我皆知之宜其防患於微也乃禍機當前茫然不覺有如禽獸罹於

罟擭陷阱之中尚不知退避安得為知乎今人之為道者亦然其自言曰凡理之至微我皆知之宜其能擇而守也乃於中庸之理雖亦知辨別出来而竟為私欲所間不能守於期月之近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蓋見之明方守之定守之不固正坐見之不真爾然則格物致知顧不重且要哉

右第七章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

此一章書見必如顔子為人而後道始可明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中庸之理散見於事物之間但在人能擇而守爾惟顔回之為人也凡遇事物之来必詳加辨别以求所謂中庸者但得一至善之理即躬行實踐拳拳然奉持在心胸之間堅守而不復失矣盖顔子惟知之真所以守之固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學顔子之學者宜留意焉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此一章書是承上言中庸擇守之難以起下章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天下國家至難治然有明敏之才者可以使之均平爵禄人所爭慕然有廉潔之操者可以辭之而不顧白刃人所畏犯然負勇敢之質者可以蹈之而勿避此皆不為難事惟是中庸之理不

偏不倚無過不及於日用常行之事而有至當不易之理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未易幾此此所以中庸不可能也然則有志於斯道者豈可不純其擇守之功哉

右第九章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寛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

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此一章書言必得君子之强而後中庸可能也子思曰昔者子路求所以操持堅定足以任道者故問於孔子曰如何乃為剛强孔子曰强亦不一今汝之所問其囿於南方之風氣而為南方之强與其囿於北方之風氣而為北方之强與抑根於義理不囿於南北而為汝學者之强與何言乎南方之强也如人有

不合於理則寛容柔順以教之或有以横逆相加者亦直受之而不報是為南方之强盖南方風氣柔弱故其人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而以含容之力勝人其長厚之風猶近於君子之道君子居之何言乎北方之强也彼戈兵甲冑之屬凶器也乃視若衽席而安之雖至戰鬬而死亦無厭悔之意是為北方之强盖北方風氣剛勁故其人能為人之所不敢為而以果敢之力勝人其武勇之習一純乎强者之事强者居

之若汝之所當强者非君子之强乎君子之處人藹
然可親而又志節凛凛不肯隨波逐流違理從衆是
為和而不流其强也不亦矯乎君子之處巳卓然守
正而始終極其堅定不至有所傾撓依附是為中立
而不倚其强也不亦矯乎當國家有道之時君子則
以行道濟時為念不肯變未達時之志行其强也不
亦矯乎當國家無道之時君子則以守義安命為主
即至於死地而不肯變平生之節操其强也不亦矯

乎蓋南北之强在以氣質勝人君子之强則惟以義理自勝有君子之强而後中庸可能矣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此一章書是以中庸之道歸諸聖人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今有人焉深求隱僻之理以知人之所不必

知過為詭異之行以行人之所不必行其意蓋欲求名也而人情又厭常喜新故傳之後世容或有稱述之者此失之太過而為所不當為者也我則止求吾所當為者而此隱怪之事斷然弗為之矣又有求道之君子亦知道之當為勉力遵行乃不能實用其力至於半塗而廢焉此失之不及不當已而已者也吾則行之於始必要其終而自弗能已矣至於備道之君子所知所行無過不及依乎中庸之理是與道為

一者也雖其闇然自脩或不見知於當世而絶無怨悔之心是與道相終始者也非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之聖人其孰能之有志於中庸之道者其亦當知所取法矣

右第十一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

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此一章書是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而極言道之無所不在也子思曰道命於天率於性人人具足而盡之者惟君子則道屬之君子矣夫君子之道有體有用其用廣大而無窮其體微密而不可見者也以知而言雖夫婦中之愚者亦有本然之良知於凡日用常行之理亦有能知之者及其全體之至雖生知之聖人見聞所限亦有不盡知者焉以行而言雖夫

婦中之不肖者亦有本然之良能於凡日用常行之理亦有能行之者及其全體之至雖安行之聖人時勢所阻亦有不盡能者焉不但聖人雖天地如此其大也而或覆載生成之有偏或寒暑災祥之失正亦不能盡如人意而人猶有怨憾之者是道不遺於常人而亦不盡於聖人天地可見道無不在矣故就君子之道而語其大則無遠不包天下安得更有大於道者而能載之乎語其小則無微不入天下安得更

有小於道者而能破之乎君子之道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二節書是引詩以證道之費而隱而又結言之也子思曰道之費而隱如此不可覩詩而悟乎大雅旱麓之篇有云鳶之飛則至於天魚之躍則在於淵詩

果何言乎蓋鳶之飛有所以飛者是言道之昭著於上也魚之躍有所以躍者是言道之昭著於下也夫天地間無非物即無非道舉一鳶而凡在上者可知舉一魚而凡在下者可知道之費於此益見矣而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豈不隱乎總而論之君子之道由其一節而論則托始於夫婦居室之間而知能有所不遺及推而極之以求其全體則天高地下莫非此理之昭著又何知能之可遽盡乎道之不可

離如此此君子戒懼慎獨之功所以不可已也與

右第十二章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此一章書是言道不離人而因示人以體道之實功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道率於性不外人倫日用之

間何嘗遠人故為道者為人而已若人之為道必欲離人而求諸高遠便非所謂率性之道矣何以見之豳風伐柯之詩有云人之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其長短法則即在所執之柯而不遠矣自我言之所執者一柯而所伐者又一柯邪目視之猶有彼此之别而以為遠也若道則與人為一非若柯之有兩故君子治人不過就人身原有之理責成於人苟人而能改則亦已矣更不多求於人之外也豈欲其遠人以為

道哉夫道不遠人亦以不遠於人之心爾若能盡己之心而忠推己之心而恕則私去而理見去道自不遠矣忠恕之事何如如人以非理施諸己此己心所不願者則以己心度人心知其與我無異亦勿以施於人以此求道何遠之有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

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此一節書是孔子自言其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也曰君子之道其大端有四反之於丘則未能一焉如所求乎為人子之理欲盡孝以事父乃我之所以事父未能盡孝也所求乎為人臣之理欲盡忠以事君乃我之所以事君未能盡忠也所求乎為人弟之理欲盡弟道以事兄乃我之所以事兄未能盡弟也所求

乎朋友之理欲盡友道以交友乃我之所以先施於友者未能也然必如何以求其能哉蓋以子臣弟友之道體之於身庸德也則行之而踐其實以子臣弟友之道發之為言庸言也則謹之而擇其可然行易至於不足不敢不脩德而益勉其行言易至於有餘不敢有盡言而益求其謹惟謹之至則所言者皆與所行相顧而無言過其行之慮所行者亦與所言相顧而無言不逮行之患君子之於言行如此豈不為

慥慥篤實者乎此我之所當取法以自脩者也敢遠人以為道哉世之求道者每舍人倫物則之常而騖於高深渺茫之域不知人外無道道外無人既失其所以為人又安問其所以為道乎亦惑之甚也

右第十三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隨在盡道之意子思曰凡人所處之位不同各有當行之道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盡其所當行之道未嘗於位之外别有所願慕蓋求盡於本分之内自不暇及於本分之外也所謂素位而行者何也人之所遇惟順逆兩境而皆有可安之處如見在富貴則行富貴所當行之道而不至於淫見在貧賤則行貧賤所當行之道而不至於濫見在夷狄則行夷狄所當行之道而不改其行見在

患難則行患難所當行之道而不變其守道隨在而盡則心亦隨寓而安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其本心之理焉所謂素位而行者如此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此三節書是言君子之學正己反求而不願乎外也

子思曰大凡人居上位則好作威以陵下居下位則

好附勢以援上君子則不然在上位則不侵陵乎下在下位則不攀援乎上惟知正己求完己之分内而無邀求於人之心夫有求而不得則怨生今無求則自無怨但見中心泰然雖上而不得於天亦順受其正而無所怨憾於天下而不合於人亦安於所遇而無所罪尤於人又何願於外乎惟其素位而不願外故君子一身之所履雖有順逆之境而宅心平易隨寓而安至於窮通得喪一聽諸天命之自然而無一

毫慕外之心豈若小人逞其私智於傾險之途以妄求幸得之福哉是道也夫子蓋嘗言之矣夫子有曰射雖一技之微而其心則有似乎君子何以見之蓋君子凡事皆正己而不求於人即如射者失諸正鵠之的而不中但反求諸己以為技藝之未精更不怨勝己者故曰射有似乎君子觀此而君子之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益可見矣

右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一章書是示人入道之序也子思曰君子之道雖無所不在而求道之功則必以漸而進謹於彝倫日用之常而後可造夫聖神功化之極審於隱微幽獨之際而後可底於中和位育之全辟如人欲行遠必自邇始邇即所以為遠也辟如人欲登高必自卑始

卑即所以為高也君子之道正與行遠登高相似小雅棠棣之詩有曰人能於閨門之内妻子情好契合如鼓瑟琴無有不和之處兄弟之間翕然友愛既極其和樂且又久而不變則能宜爾之室家樂爾之妻孥矣詩言如此孔子讀此詩而賛之曰人能和妻子宜兄弟如此則父母之心其亦安樂矣乎夫即一家言之父母在上是高遠者也妻子兄弟在下是卑邇者也由妻子兄弟之和而遂致父母之順豈非行遠

自邇登高自卑之一驗乎求道者可以知其序矣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此一章書是即鬼神以明道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而二氣之良能為鬼神其為

德也流行不窮殆至盛矣乎何以見其盛也天下惟有形者可見鬼神無形雖視之而弗見惟有聲者可聽鬼神無聲雖聽之而弗聞然鬼神雖無形無聲而凡有形有聲之物皆鬼神為之體不可得而遺也至無而至有至虛而至實何其盛耶即以祭祀一端驗之鬼神之靈能使天下之人皆齊明以肅其心盛服以肅其身於以奉承乎祭祀斯時也但覺鬼神之精爽洋洋乎流動充滿恰如在上一般而在上皆鬼神

也恰如在左右一般而左右皆鬼神也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於斯驗矣試觀大雅抑之詩曰神之來也不可測度則雖極其誠敬尚恐有愧況可厭射而不敬乎觀於此言益可以見鬼神體物而不遺矣夫不見不聞鬼神微矣而體物不遺又極其顯何哉蓋鬼神之屈伸往來總一實理為之所謂誠也惟其誠則有是理必有是氣自發見昭著而不可揜如此夫此鬼神之德所以為盛也人之體道者焉可不以存誠

為要務哉

右第十六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一章書見舜能盡庸德之量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人子事親皆當盡孝然惟古帝舜其為大孝也與夫為人子者非德不足以顯親舜則生知安行德為聖人其顯親之孝為何如非貴不足以尊親舜則受

堯之禪尊為天子其尊親之孝為何如非富不足以養親舜之富奄有四海以天下養其養親之孝為何如且工而使宗廟饗天子之祭所以為親光前者至矣下而使子孫保諸侯之封所以為親裕後者至矣舜之德福兼隆如此誠有非常人可及者此其所以為大孝與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

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
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此四節書是言聖人有大德而後能備大福也子曰
夫舜之德福兼隆固所以為大孝然德又福之本也
故有聖人之大德而德中自有尊榮必得天子之位
德中自有福厚必得四海之祿德中自有令聞必得
顯著之名德中自有久道必得永遠之壽皆理之自
然不求而自應者也此豈天之有私乎哉嘗觀於天

之生萬物必因其材質之可厚而加厚焉如物之栽植者本有生意便從而培養之至物之傾仆者本無生理便從而覆敗之或培或覆皆物之自取而天未嘗有意於其間也嘉樂之詩有云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是顯然昭著之美德既宜於在下之民又宜於在位之人以是為天所眷顧而受天之祿天既保愛之佑助之而命為天子又從而申重之保佑之不已使之獲福於無窮此天之眷德又有可徵者也由此觀

之可見有大德者必然受天之命而為天子今舜既有是大德則其受上天篤厚申重之命而享禄位名壽之全固理之必然者爾尚何疑哉夫舜之德為大德斯孝為大孝舜聖人也而實孝子也舜之聖聖之孝者也舜之孝孝之聖者也故為天下萬世法

右第十七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

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
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一章書是子思引孔子所言文武周公之事也子
思曰孔子之言曰自古帝王於父子創述之際多有
不足於心之處即不能無憂若全無所憂者其惟我
周文王乎何以見之文王以王季之賢為之父以武
王之聖為之子王季積功累仁造周家之基業是賢
父作之於前也武王繼志述事集周家之大統是聖

子述之於後也父作子述前後皆有令德文王之心更無不足之處此其所以無憂也文王之事如此至於武王述之之事更有光大前人者周自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勤勞王家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是時人心天意無不順應王業之端緒始基之矣武王能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應乎人心順乎天命誅紂無道壹著戎衣遂克商而有天下是時諸侯率從萬姓悦服東西南北無不稱功頌德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於是

易侯而王而尊為天子化國為天下而富有四海之內上而祖宗則隆以王者之稱祀以天子之禮自文王以前皆奉於宗廟而饗之下而子孫則傳世三十歷年八百自成康以後皆守其基業而保之無非承祖考之烈順天人之心而合乎理之所當然也武王之事如此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

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一節書是言周公制禮以全武王子述之事也子曰武王受命為天子時已末年矣凡所以述文王之事尚有欲為而未暇及者周公乃身任其責因時制禮展其欲展之孝思廣其未廣之思意以成文武之德近而追崇古公為大王季歷為王季不王其身而

王其號蓋推文武之意而及乎王迹之所起也遠而自祖紺以至后稷皆祀以天子之禮不王其封而王其饗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斯祀禮也皆本乎天理之安人情之至豈獨自盡其孝已哉又推之以及天下達乎諸侯與大夫及士與庶人使皆得隨分以盡其孝如父為大夫子為士葬則以大夫之禮祭則以士之禮如父為士子為大夫葬則以士之禮祭則以大夫之禮蓋葬用死者之爵貽之以安

也祭用生者之祿俾盡其情也又制為喪服之禮期年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大夫而止天子諸侯無伯叔昆弟之喪親不敵貴也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天子皆通行之此乃父母之喪子於父母罔極之恩無分貴賤貴不敵親也追王上祀之禮致孝於祖先葬祭喪服之禮推及於天下皆緣情制禮周詳曲當以成文武之德也周公之事如此子思引此以見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是亦費之大者也帝王體中庸

之道當以文武周公為法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此一章書是引孔子稱武王周公之達孝而言其所以盡孝者在繼述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凡人之孝止於一身一家未必達之天下惟武王周公能推其孝親之心盡倫盡制使人人皆得以盡其孝所以天

下之人通謂之孝而無異詞其達孝矣乎夫武周所謂達孝者何哉凡前人有志未逮而成就之為繼不必前人有此志而吾之所存合天則隔世相感是為善繼人之志前人有事可法而遵行之為述不必前人有此事而吾之所為當可則易地皆然是為善述人之事此所以因時隨分一酌乎理而推四海傳萬世而為達孝也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

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此二節書是舉武周所制祭禮以明達孝也子曰武王周公之所以善繼述者即其所制祭祀之禮可見也自春徂秋四時皆有祭臨祭之時於祖廟中門堂寢室必加灑掃整飭以致其嚴潔於先世所藏之重器必陳而列之以示能守於先王所遺之裳衣必設之以授尸使神有所依而致其如在之誠於四時之

食各以時物薦之以奉人者薦神而將其生事之敬其於時祭之致孝者有如此再以祫祭之禮言之宗廟之次在左者為昭左陽也昭取陽明之義在右者為穆右陰也穆取陰幽之義此建立宗廟之位置也當祫祭於太廟則羣廟之子孫皆來與祭其宗廟中序立之禮亦依祖宗世系以次相序乃所以序其孰為昭孰為穆親親使不紊也至於異姓助祭外服有公侯伯子男内朝有卿大夫士皆序之以爵尊者在

前卑者在後乃所以辨其孰為貴孰為賤貴貴使不越也其同姓異姓與祭俱有職事如宗掌祠祭祝讀祝文至於司尊司爵之類皆事也序其執事惟賢是任乃所以辨其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與趨事之嫻熟賢賢使不掩也祭畢而飲福則同姓兄弟與異姓之賓衆人互相勸飲謂之旅酬必使各家在下之子弟舉觶於其在上之父兄以相酬酢乃所以逮及賤者亦得以有事為榮幼幼使伸敬也至異姓賓退獨燕

同姓則以毛髮黒白之色別長㓜為坐次乃所以就尊卑中各序年齒不論貴賤老老以加敬也其廟中恩義之周悉又如此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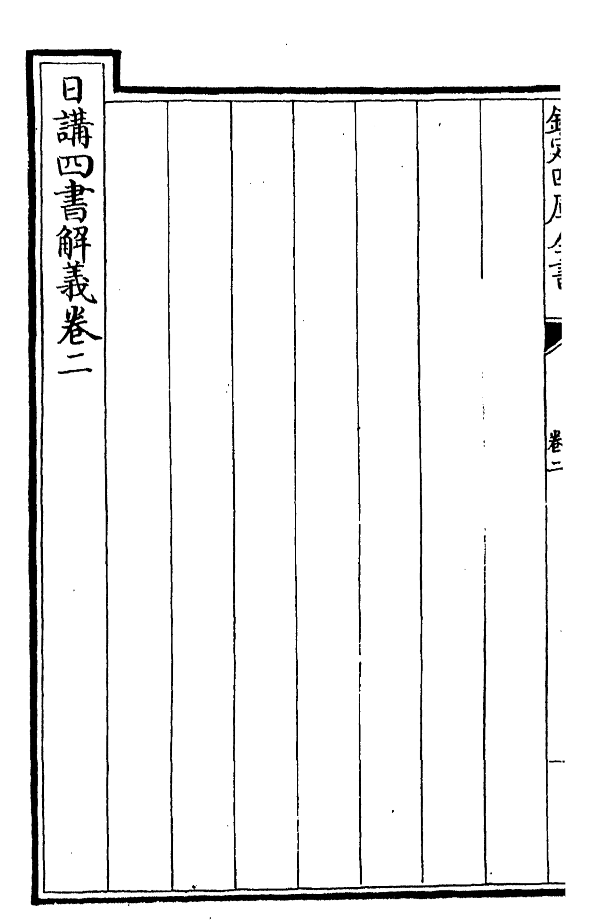
此二節書是結言繼述之善而又悉舉禮制之通於

治道也子曰武周所制祭祀之禮既善且備如此皆善體先王而為之者也先王對越祖考有位焉今所踐者即其位也先王升降周旋有禮焉今所行者即其禮也先王聲容感格有樂焉今所奏者即其樂也祖考是先王之所尊者也今春秋祭祀用致誠恪於上以敬其所尊子孫臣庶是先王之所親也今周列在廟廣推恩義於下以愛其所親以此觀之武周之奉事先王事死猶夫事生事亡猶夫事存真善繼善

述無所不至孝之極至者也稱曰達孝不亦宜乎然祭祀之禮又不止此也有郊社之禮焉郊以祭天冬至祀天於圜丘社以祭地夏至祀地於方澤蓋所以奉事上帝與后土荅其覆載生成之德也有宗廟之禮焉或五年一禘而合饗於太廟或四時有祭而分薦於羣廟蓋所以祀其祖先盡吾報本追遠之誠也夫郊社之所以享帝禘嘗之所以享親其禮至大其義至精惟聖人能制之亦惟聖人能明之苟能明乎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仁孝之理推之萬事萬物無所往而不當治國之道即此而在其如視諸手掌甚明而易見者乎武周制禮不惟善體先王而且通於治道有如此子思引此以見武周之孝盡倫盡制皆有合乎中庸之道是亦費之大者也帝王以孝治天下於制禮作樂理明治幽之間宜加之意焉

右第十九章



日講四書解義卷二

# 日講四書解義卷三

## 中庸下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此一章書是子思引孔子論政以明中庸之道也通章以人存政舉為主而其大要不外乎脩身昔哀公

問政孔子對曰為政之道無他法祖而已昔我文王武王以聖人為君又有周召之臣為之輔佐當時所行政事酌古準今萬世無弊今猶布列於方策之中若周官周禮諸書昭昭乎如揭日月循而行之固不難也但有治法必有治人使當今之時上有勵精圖治若文武之君下有實心任事若周召之臣則紀綱法度燦然具舉文武之治可再見也不然者無治人則無治法其人既亡其政亦遂滅息方策所載徒文

具爾所以然者蓋人之為道能敏速於政元首股肱一心一德興利除弊以收明作之功易易也猶夫地之為道最能敏速於樹土脉時動萬物資生百果草木勾萌甲拆無留待也人政之相因如此而況文武之政也者顯謨承烈盡善盡美朝發夕效尤為敏之至極者如草中蒲葦比之他物其生為尤易也可見政舉非難人存為難君與臣奮志求治而謂文武之政不可復未之有也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此二節書是以行政責於君身而指仁義禮為脩身之要也子曰人君欲行文武之政止在選建賢才而任用之賢才進用則百度振舉故為政在乎得人然人君一身乃臣下之標凖如欲取人必先脩治其身然後好惡取舍皆得其宜而賢才無不望風樂附故

取人莫若以身若脩身又必於五倫之理各盡其當然之實然後綱常彝紀反身而備故脩身莫若以道若脩道又必全乎本心之德慈愛惻怛周流無間則倫理之間一皆真意貫徹故脩道莫若以仁脩道以脩身脩身以取人人存政舉一以貫之矣夫脩道而必以仁者何也蓋所謂仁者乃人生之初所具惻怛慈愛之性人之所以為人也雖日用彝倫仁無不至而其始必由一本以為推廣故惟親親為大有仁則

有義義者乃吾心分别事物化裁之本所以為權衡庶務之宜也然經權常變神運無方惟尊崇有德之賢始能講明此理施為各當故惟尊賢為大若親親之中如父子則當孝慈兄弟則當友恭宗族則當惇叙又有隆殺之不同尊賢之中德之大者則師事焉德之小者則友事焉又有差等之各異其間輕重高下皆由天理節文之自然不可過不可不及乃禮之所生也脩身脩道者可不於是而審求之乎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此一節書是承上文言脩身之要尤在知天也子曰夫為政在人取人以身則君子一身實取人立政之本苟身之不脩則無以取人即無以立政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仁莫大乎親親苟不能善事其親則無以為擴充推準之本身不可得而脩矣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

又必尊禮賢人集思廣益然後於親親之道講究精
微是非辨白繼志述事無施不宜故思事親不可以
不知人至若親親尊賢各有等殺皆天叙天秩自然
之理知之不明則親疎混淆賢愚倒置所尊所親皆
失其當矣故思知人又不可以不知天知天則親賢
之等殺明而所為脩道以脩身者不外是矣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
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

者天下之達徳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此二節書是詳言脩道之事而勉人以知行也子曰試舉脩身脩道者詳言之天下古今所共由之道有五所以行此達道者有三何謂五達道一曰君臣主於義二曰父子主於親三曰夫婦主於别四曰昆弟主於序五曰朋友之交主於信此五者人之大倫天

下古今所共由之達道也何謂三達德一曰智所以知此道者二曰仁所以體此道者三曰勇所以强此道者此三者天命之性天下古今所同具之達德也然其所以行之者又只在一誠而已誠則真實無妄知仁勇之德皆為實德而達道自無不行不然則偽妄得而入之德非其德矣又何以行達道哉達德固所以行達道然人之資禀容有不齊以知而言或有天性清明義理昭著生而知之者或有反覆討論待

於學習然後知之者或有學而未達必至困心衡慮然後知之者此三等人聞道雖有早暮及既知之後其所至無異同一知也以行而言或有德性純粹安於義理自然能行之者或有真知篤好亹亹不已若有所利而行之者或有力未能至勉強奮發而後能行之者此三等人行道雖有難易及成功之後其所至亦無異同一行也人能勉強學問自強不息豈氣稟之所得限哉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此二節書是言下學入德之功以為脩身立政之本也子曰人之資禀雖有不同而變化氣質未嘗無術如智以明道固非愚者之所及然能篤信好學討論古今事物之理則聞見多而聰明日益於以明理而近乎智不難矣仁以體道固非自私者之所及然能

自强不息實用其省察克治之功則人欲盡而天理復還於以進道而近乎仁不難矣勇以任道固非懦者之所及然能耻不若人常存其憤發愧勵之心則志一動而氣隨之於以立志而近乎勇不難矣夫脩身以道而知仁勇三德則所以行此道者人苟知夫好學力行知耻三者足以近之則有以入乎達德即有以行乎達道所以脩治其身之事皆知之矣在我之理即在人之理既知所以脩身則所以治人而使

之各盡其道者無不知之無間於物我矣一人之理即千萬人之理既知所以治人則所以治天下國家而使之各盡其道者亦無不知之無分於遐邇矣夫以天下國家之治而要不外乎脩身如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此一節書是舉九經以明為政之次序也子曰由脩身以推之至於治人治天下國家則人存政舉施之有要是故人君治天下國家其經常之道萬世不可易者其目有九焉首曰脩身皇建有極所以端本清源為天下國家之凖也次曰尊賢師臣賓臣所以収啟心沃心之助也次曰親親敦睦九族所以篤本支百世之誼也由家以及朝廷曰敬大臣公孤六卿論道宰屬體統不可不優曰體羣臣庶僚百職疏附後

先君恩不可不渥由朝廷以及國曰子庶民元后作民父母撫字之仁所當弘也曰来百工制器所以利用庀材治事所當裕也由朝廷以及天下曰柔遠人所以加恩賔旅使不至有窮途之歎曰懐諸侯所以奠安六服使不至啟窺伺之心此數者其道有常其序不紊故謂之九經昔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大要總不出此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

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一節書是言九經之效也子曰九經具在惠人主不能力行爾誠能脩治其身則達道達德渾然全備可以為天下國家之倡道立而人皆知所則傚矣能尊禮賢人則啟沃有資於凡脩己治人之理貫徹通曉無所蔽惑矣能親其親則諸父昆弟和協輯睦無

所怨歎矣能敬大臣則信任既專才猷得以展布雖遺大投艱皆有所憑藉而於事不敗矣能體羣臣則君以臣為手足臣即以君為腹心為士者感激思奮常恐無以報君上之禮遇矣能子庶民則百姓蒙其恩澤皆歡欣愛戴勸於尊上矣能來百工則有無相易農末相資貨財生聚而器用贍足矣能柔遠人則四方慕義皆傾心歸往而願出於其路矣能懐諸侯則感德者畏威咸翼戴王室夾輔天子而天下安如

磐石不可動揺矣此九經之效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来所以懐諸侯也

此一節書是言九經之事也子曰君身之所以不脩者惟其憚於檢束安於逸豫爾是必齋戒明潔以正其心盛服儼然以正其容凡一切非禮之事不敢妄動若是則内外交養動静不違於道乃所以脩身也賢之所以不勸者以讒言貨色足以奪吾好德之慕爾惟是屏絶讒邪疎遠美色賤惡貨財而專心一意以貴重有德之人如是則賢者彈冠相慶莫不樂為之用乃所以勸賢也同姓之親惟恩義衰薄所以怨

望易起是必尊其位而使之貴重其祿而使之富好與同好惡與同惡而不至於拂逆其情如是則諸父兄弟自然感悅乃所以勸親親也至於腹心大臣若使親理細事非惟體統有虧抑恐職務多曠必須廣置官屬足任指使之勞如此則為大臣者得以坐論從容留意於社稷之長計矣乃所以勸大臣也至於羣臣之衆待之不以誠則疑畏猜阻而任事之心衰養之不能厚則身家念切而徇國之意薄必須開誠

布公待之以忠信賜予豐腆養之以重禄如此則感恩圖報樂赴事功乃所以勸士也至於民為邦本茍使之不時則民力竭斂之太重則民財匱是必農務既畢役以公旬三日之制藏富於民遵守什一而税之經則百姓財力有餘無不歡欣愛戴視之如父母乃所以勸百姓也至於百工技藝勤惰不一若功薄而賞厚勞重而報輕則相率而為偷惰矣是必日加省視月加考較務使餼廩之賜與工作相稱如此則

勤者益勤而惰者亦皆勸於勤矣乃所以勸百工也至於四方賓旅於其往時則授之旌節以送之使關津之間不至阻滯於其来時則豐其委積以迎之使道路之際有所資給若其願留者有善則嘉美之而因能授之以任不能則矜恕之而無強其所不欲如此則恩義欵接賓至如歸乃所以柔遠人也至於六服羣辟有子孫絶嗣者訪求支庶使得繼其本宗有失國播遷者錫以茅土使得復其爵秩亂者治之使

上下相安危者持之使大小相恤比年而大夫小聘三年而卿大聘五年而君一朝不疏不數各有其時恐其力之難繼也且其朝聘之時朝廷之燕賜則厚而禮節有加羣后之貢獻則薄而方物有常恐其財之困絀也如此則諸侯皆將竭忠王室歸命恐後乃所以懐諸侯也此九經之事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

疚道前定則不窮

此二節書是言行政必本於誠而誠又貴乎豫立也子曰人君為天下國家其九經之道廢一不可然所以行此九經者亦不外一誠而已矣蓋天下必有此實心乃有此實事若有不誠則紀綱法度皆是陳迹虛文緣飾將何以治天下國家哉且不獨九經而已但凡天下之事如達道達德九經之類能先立乎誠則凡事皆有實意自能成立苟非先立乎誠則事皆

虛偽必至廢壞如人之言語能先立乎誠不肯妄發則言為德言自然順理不至窒礙人之行事能先立乎誠不肯妄動則事皆有主迎機導竅不至窮困身之所行者能先立乎誠則中倫中理光明正大何疚之有道之當然者能先立乎誠則左右逢原泛應曲當何窮之有茍其不誠則言事行道無施而可是以凡事必須先立乎誠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

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一節書是言凡事皆本誠身而誠身之要尤在明善也子曰達道達德九經之屬皆欲前定乎誠即如在下位者若欲治民必得上之信任而後可苟上之信任不專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雖欲施設政教而人不從民不可得而治矣故治民必先獲上也然

欲獲乎上非遽求之上必視其處朋友如何若平日為人不見信於朋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欲獲乎上難矣故獲上必先信友也然欲信乎朋友非遽求之朋友必視其事親如何若平日居家不能承順父母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欲信乎友難矣故信友必先順親也然欲順乎親亦非遽求之親必視其身之誠不誠如何若反求諸身未能真實無妄則大本已虧雖有事親之虛文無愛親之實意欲順乎親

難矣故順親必先誠身也是則一誠其身而順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施不可誠身之所繫何重哉而誠身之道安在在於明善而已善者何即人心中所具天命之性也誠能格物致知察之念慮之微驗之事爲之著考之詩書之内講之師友之間以先明乎善之所在知之既真行之自力身自無有不誠苟其不然以妄爲真以欲爲理雖欲勉强矯飾而誠中形外自不可掩欲求誠身豈不難哉蓋天地間萬事萬物徹

上徹下不外一誠在下位者凡有所為尚且不可不明善以誠身況人君一身為天下瞻仰所以孜孜豫圖為制心制事之本舍誠何以哉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一節書是承上文誠身而言以見誠身雖有天人之異而自然與勉強總歸於誠身而不可偏誘也子曰臣言誠身在明善而誠之所以為誠者原是天所

賦畀於人真實無妄不假脩為此繼善成性自然而然之道也其所稱為誠之者則因氣禀物欲所累必由功力克治以至於真實無妄之地此人事所當自盡之道也誠者之事何如其行則安行不待勉强而於道無不中其知則生知不待思索而於道無不得此乃從容合道之聖人全乎天而無假於人者也誠之者之事何如其知未能不思而得必擇善而不為疑似所惑然後可以明善其行未能不勉而中必固

執而不為物感所移然後可以誠身此乃用力脩為而盡人以合天者也夫誠身之道固有天人安勉之殊然自古聖人雖神靈天亶未有不加省治而坐臻純備者所以堯舜相傳必致嚴人心道心之辨文王致頌惟克盡緝熙敬止之脩其要在乎存天理遏人欲不敢恃其徇齊之質而孜孜黽勉自同下學人主誠不可不知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

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
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
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
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此三節書是詳言擇善固執之目而欲困知勉行者
實用其功以進德也子曰誠之者之道在擇善固執
而擇善固執之條目如何蓋天下之理無窮非學不
知而學必博然後聞見無遺則在博學之學之中有

未知者非問不詳而問必審然後是非不惑則在審問之即問之已明者非思索不能親切而思必慎然後切實不浮則在慎思之即思之已得者非辨别不能窮微而辨必明然後精粗無間則在明辨之擇善至此既極其精矣由是體諸日用之間由内達外舉凡學問思辨之所得一一皆求踐其實而不徒為虚見則在篤行之擇善固執二者之條目如此有如依此條目實用其功弗學則已學則一理弗能體備不

止弗問則已問則一事弗能理會不止弗思則已思則一節弗能貫通不止弗辨則已辨則一端弗能剖晰不止及其驗諸當身弗行則已行則一事弗能踐履篤實底於有成不止他人以一而能已寧加百倍之功他人以十而能已寧加千倍之功但恐天下有志者少畏難苟安或至半途而廢爾果能用此工夫則義理自然融會氣質自然變化雖愚昧者亦將貫通而日進於明雖柔弱者亦將剛毅而日進於强斷

斷必然無可疑者可見人君奮發有為以達德行達道茍能用勉強之力雖在中主無不可致道德治功之盛况天錫智勇超出尋常萬萬者乎聖人勸勉之意切矣

右第二十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此一章書是子思承上章天道人道之意欲人由教返性盡人以合天也子思曰吾因夫子言誠者誠之

者之分而知等級雖殊成功則一自其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盡由誠而明者此從天命而來不勉不思自優於中道之域者也謂之性自其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由明而誠者此從人生以後以擇以執克盡乎脩道之功者也謂之教性教雖有天人之異然德之實者無一毫私欲之蔽固然清明在躬無所不照誠即是明而先明乎善者用力既至不為偽妄所乘自能實有其善明亦必至於誠故曰誠則明矣明則

誠矣教與性同歸於一誠孰謂人道之有異於天道乎是在乎人之自勉而已

右第二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一章書是言自誠明之事乃天道也子思曰天命流行物與無妄性之本體原無一毫虛偽一分欠缺

天地人物無不該具於内惟天下至誠其知生知其行安行察之極其精由之極其至將天賦之理全體具足是為能盡其性既能盡其性由是推之人即能設立政教抑其過而引其不及則能盡人之性既能盡人之性由是推之物即能脩立法制因其宜而制其用則能盡物之性夫人物皆天地所化育者也但天地能與人物以性不能使人物皆不失其性則化育亦有不及之處至誠既能裁成輔相以盡人物之

性而補助天地之所不及豈不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乎然則天以化育行乎上地以化育行乎下至誠於
其中贊之是覆之者天載之者地位乎中而成覆載
之功者至誠至誠豈不與天地並立為三乎此為盡
性之全功其體備如此夫聖人以一身立天下之上
凡天地人物之理無一非吾分内之事必使三光明
四維奠一民一物各得其所然後此性方無虧歉此
古帝王所以終身猶病兢兢業業而不敢一刻稍自

寬其責也

右第二十二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此一章書是言自明誠之事乃人道也子思曰至誠盡性全體皆誠其大賢以下次於至誠者未免為氣稟所拘然其本然一念善端緣觸而萌無時不在則謂之曲就其曲處一一推致如因惻隱之端推之至

仁之極因羞惡之端推之至義之極以及禮之恭敬智之是非莫不皆然曲既無不致則德無不實為能有其全體之誠而曲者全矣夫莫難於有誠既能有誠則充足於內自然形露於外非有意於形而誠則必形既形則日新月盛無處非誠之著見非有意於著而形則必著既著則光輝發越無處非誠之昭明非有意於明而著則必明然不但見於一身而已既明則人之望其德容者皆觀感而興羣起為善之念

非有意於動而明則必動既動則人皆回心向道遷善去惡而改其舊習非有意於變而動則必變既變則人皆相喻不言渾忘於善而幷無形迹非有意於化而變則必化夫至於化則由內及外由己及物過化存神妙用莫測惟天下至誠為能若是而致曲之效至此無少異則儼然一至誠矣總之由誠而形而著而明即是能盡其性由動而變而化即是能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但一以自然而能一以致曲

而至一則堯舜之性一則湯武之反語其歸宿則同乎聖人而已矣

右第二十三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此一章書是言至誠先覺之體以明天道也子思曰天地間萬變酬酢總不出一實理吉凶悔吝原自昭

然燦列人惟本性障蔽往往當幾不能覺悟獨有自誠而明之至誠性體具足於凡天下之事無不前知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之事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之事或著見乎蓍龜或發動乎四體豈待禍福之至而始知哉蓋天下禍福之分只爭於善不善之介方其寂初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惟至誠能察其然當善未著而有善之幾即知其福之將至當不善未著而有不善之幾即知其禍之將至非此心無一毫私僞

與鬼神合其徳安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如此故曰至誠如神夫人主在上内而一身休咎之徵外而民生治亂之兆近而奸邪忠佞之隱遠而向背從違之幾全在知之於早然知初非有異術惟是全體無私至虛至公自然如鑑之明如衡之平事物當前舉莫能遁此理㝡為真實確有可以自信若欲以推測億逆之私機祥讖緯之數用鉤距以誇才智借左右以作耳目未有不反為外物所中者適與至誠相反而

已矣

右第二十四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此一章書是言誠之者己物兼成之功以明人道也子思曰凡人有生之初其實理具於心者謂之誠人

有此誠方自成其為人蓋必心無虛假然後身無虧欠是誠者固所以自成也而體此誠於人倫日用之間則謂之道乃人人所當自行是道固所以自道也何以見誠為自成而道當自道哉凡盈天地間皆物終則復始始則必終無一非誠之所為即無一息非誠之所在人之心若不誠則一舉一動皆為虛假無實心安能成實事雖有所作為猶之無物而已是故君子探誠之原又鑒不誠之弊而擇善固執以求至

於真實之地誠之至此真有以自成而自道亦無歉矣夫君子誠之之始固求成就一己及誠之之後又非但成己而已天下人同此心即同此理既有以自成自然有以成物何則成己非他克己復禮無一毫私偽所謂仁也成物非他知明處當使各得其所所謂知也仁知二者本吾性中固有之德命之於天有何外內之分乎既無外內之分將見其措諸施為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一以貫之無不得其當矣可見仁

知之道得則俱得物我一理成不獨成總在盡自道之功以完自成之理一人皇建有極則天下之人自然遵道遵路經綸參贊孰有外於此哉

右第二十五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此一章書是舉天地形容至誠以明天道而先言至誠無息之功用以見同乎天地者皆出自然也子思曰天理具在人心但因私欲間斷常有止息之時而其功用遂不能臻自然之妙至誠之心渾然天理無不誠時安有止息之時既無止息則自終始如一常久而不變矣存諸中既久則自徵驗於外而不可遏抑矣既由久而徵則凡所設施自悠裕而綿遠矣惟其悠遠則積累之至自廣博而深厚矣惟其博厚則

發越之極自高大而光明矣由是觀其功用所積既
博厚自能舉萬物而負荷奠安之固所以載物也所
發既高明自能舉萬物而怗冒照臨之固所以覆物
也博厚高明而又悠久則常載常覆自能舉萬物而
曲成不遺固所以成物也夫能載物莫如地至誠亦
能載物則其博厚不與地配合無間乎能覆物莫如
天至誠亦能覆物則其高明不與天配合無間乎天
地博厚高明萬禩無有更易故能成物至誠亦能成

物則其悠久不與天地之無疆通一無二乎至誠之功用如此信乎燦然其章煥然其變且章變之極事美業備而底於成矣然章也初無待表見而然變也初無待運動而然即成也初無待作為而然假令其博厚高明悠久稍有矯强而不本於誠之自然亦烏能窮神入化與天地合撰而同其無疆也哉然則欲體備至誠之理必令此心人欲淨盡一切溺志玩物嬖倖狎昵之私毫髮不雜存諸中者既貞一發諸外

者自弘大漢唐以來非無有為之君而本體不無虧缺終不能與唐虞三代絜功較德故曰有純心乃有純政治天下斷自君心始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此二節書是即天地之道以明至誠之道也子思曰至誠同乎天地如此然天地之道亦止一言可包括而盡無他誠而已矣蓋天地之氣化流行皆是實理

運用未始有一毫參雜其間其為物蓋不貳而已所以分為二氣又分為萬象種種生物之功用誰得而測之夫天地之道既可以不貳盡之則其見乎功能而各極其盛者又豈外於至誠之所徵者乎彼其含弘無外而靜深難測此地道之博厚也太虛上凝而光明下濟此天道之高明也推行有漸而渾闢無窮此天地之道之悠久也可見天地之不貳即至誠之無息天地之生物不測即至誠之徵於功業之盛易

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此至誠之謂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此一節書是極言天地生物之不測以見其皆本於

不貳也子思曰天地之道惟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不測之功用何以見之今夫天積氣也實有是理斯有是氣指其一處而言不過昭昭然罅隙之明而天在焉若論其全體高大光明無有窮盡日月運行於天星辰布列於天萬物怙冒於天此天之生物不測也今夫地積形也實有是理斯有是形指其一處而言不過一撮之土而地在焉若論其全體則廣博深厚無有限量華嶽載於地河海振於地

萬物奠安於地此地之生物不測也至於天地所生之物惟山水㝡大而山水中所生亦莫非天地之所生今夫山指其一處而言不過卷石而山在焉若論其全體廣濶髙大之處草木生於山禽獸居於山寶藏興於山此山之生物不測即天地之生物不測也今夫水指其一處而言不過一勺而水在焉若論其全體深廣不測之處則黿鼉蛟龍魚鼈皆生於水貨財殖於水此水之生物不測即天地之生物不測也

可見天地之生物不測總一不貳之所為與至誠所徵之功用總一無息之所為其道一而已矣設使天地不立其資始之原將物物勞其化育何以成變蕃之用聖人不宅其神明之宰將事事勤其設施何以成浩博之功是以聖人不治其多而治其少不求之於萬殊而求之於一原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

已

此一節書是引詩以證至誠天地同一無息也子思曰至誠之與天地為一於何證之周頌之稱文王者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言天道運行其帝命所存之處無聲無臭幽深邃遠而無一時之止息蓋詩人之意以天之所以為天正以其無止息也又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言文王之德豈不顯著哉由其德純一而不雜天理完固全體湛然而無一毫人欲之

私間之蓋詩人之意以文王之所以為文正以其純一無間也夫天道無有止息固是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亦無有止息純即是不已文王與天初無二也夫自古聖帝明王德盛化神不獨文王為然但就文王觀之可見人主一身苟能存誠去私自强不息以純備乎道德之實則皆可以為文王皆可以為至誠即皆可以同乎天地之不已矣其於治功民物之間又奚患其不臻上理哉

右第二十六章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此一章書是言脩德凝道之功以明人道而先贊美聖道之大必待人而行而深有望於脩凝之人也子思曰率性之道唯天下之聖人能體備之大矣哉廣濶周徧無所不際其聖人之道乎何以見聖道之大

以其全體言之則洋洋乎流動充滿無有限量萬類雖多皆此道發生長育無一物非道天雖高峻皆此道充塞貫注無一處非道其包乎無外有然以其散殊言之則優優然充足有餘巨細悉備如人倫日用經常不易之禮儀數有三百而禮儀中品節限制周到完密之處數有三千其入於無間又有然聖道之大如此是道也何可一日不行而又豈可以虛行哉必待其人而後行爾若非至德之人則局量淺隘既

不足以彙其全識見粗疎又不足以窮其細欲將此道凝聚於身心豈可得乎夫道在天地間其見於造化則萬物所以變蕃兩儀所以定位其見乎人事則君臣上下之大經制度文為之盛節惟繼天立極之聖人出而宰世其道乃有專屬天明地察萬物得所禮樂興而教化成脩凝之功豈可一日緩哉

故君子尊徳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髙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此一節書是言脩德凝道之功專其責於君子也子
思曰至道非至德不凝可見欲凝道者當脩德矣是
故脩凝之君子知其道至大其功至難吾所受於天
之理曰德性則必恭敬奉持戒慎恐懼以極其尊之
之功而所以輔成其德性者曰問學又必格物致知
精察體驗以盡其道之之事然是尊與道非可以一
端盡也盖德性本自廣大有以蔽之斯狹小矣惟祛
其私意以推致夫本原而廣大之中原非空疎無物

必由問學以晰其事理之精微而勿使有毫髮之謬焉德性本自高明有以累之斯昗暗矣惟去其私欲以上達昭融而高明之内原非詭僻不經必由問學以率乎日用之中庸勿使有過不及之弊焉德性之已知本我故物則勿忘勿助涵泳以温之而又由問學以充拓理義俾見其日新之詣焉德性之已能本極醇厚則不雕不琢培養以敦之而又由問學以體尚節文俾底於日崇之域焉夫如是尊德性以植問

學之本又道問學以滿德性之量則脩德之功既至而至道有不凝者乎所以君子知脩凝之功全在存心致知二者心不存則私欲錮蔽大本已失固無一而可心存而知不致則天下事事物物皆得扞格我聰明眩惑我耳目是非顛倒黑白混淆此心雖存安能擴充其功用而建無窮之盛德大業哉聖賢示人入德之方莫切要於此矣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此一節書是言君子脩德凝道之後無所處而不當也子思曰君子既脩德以凝道則聖人之道全備於一身自然所處皆當蓋人之一身所歷不外上下治亂之間使君子在天子之位則能以位育經曲之道為設施其挾勢而矜驕者必無有也使君子在臣民之位自能以位育經曲之道為憲章其越分而倍慢者必無有也若處國有道之時則闡位育經曲之道

於其言自足以鼓舞天下風動四方而其言足以興如處國無道之時則斂位育經曲之道於其心自足以獨善其身見幾遠害而其默足以容是為上為下處治處亂無所不宜如此大雅烝民之詩云周之賢臣仲山甫既明於理又察於事故能保全其身無即於殆此詩之意其即此脩凝君子上下治亂無往不宜之謂與然則聖人之道包含極大而該洽極周人主誠以脩凝之身建配天立極之業則其為章程語

默之間足以為世作範而協應休祥何可量哉此聖德之所以不可不脩與

右第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一章書是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以明人道而先引夫子之言見德位時之在天子也子思曰君子為下之不倍蓋實有不可倍者在也孔子嘗曰愚而無

德者宜守已乃好作聰明以自用賤而無位者宜安分乃好竊權勢以自專生乎今之世自宜遵守當代之法乃欲復行往古之道如此者越理犯分必獲罪於上而禍及其身者也由孔子之言而反覆所以取禍之由葢一代之大權出於天子如親疎貴賤自有相接之禮體惟天子可以議之非聖人而為天子者不可議也宮室車服器用自有一定之尺度惟天子可以制之非聖人而為天子者不可制也至於文之

形像及聲音惟天子可以釐正而考之非聖人而為天子者不可考也則夫自用自專與生今反古者其不為禍之階也得乎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徳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徳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説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三節書是言天下一統非愚賤所敢自用自専也

子思曰議禮制度考文一歸於天子則今天下非昔
周天子所立法以垂之後人者乎文武成康之盛遠
矣而典章世守莫敢不遵以車而言其轍迹之廣狹
無弗同是天子所制之度猶在也以書而言其形像
與聲音無弗同是天子所考之文猶在也以行而言
親疎貴賤相接之次第無弗同是天子所議之禮猶
在也惟天子之法制未泯所以有位無德者不得以
愚而自用固不敢作禮樂焉有德無位者更不得以

賤而自專亦不敢作禮樂焉故雖孔子之聖而終其身以布衣老尚然循守舊章况他人乎孔子嘗曰夏時天子所制之禮吾能言之然夏之後杞也求禮於杞不足證矣殷時天子所制之禮吾嘗學之然殷之後宋也從禮於宋非時制矣若夫周禮吾嘗學之講晝本於文武制作本於周公此固今日所率由者也言之不憂無據守之不患非時吾舍周其安從哉觀孔子之言而凡為下者之不可倍明矣然則生今者

其亦審於從王之義矣

右第二十八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此一章書是承上章居上不驕以明人道而推君子三重之善由於通天人之理也子思曰君子之居上不驕何與凡受命為天子而王天下者有議禮制度考文三者至重之事以之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思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乎夫此王天下者乃德積於身而乘時以在位者也若使時王以上其禮雖善而世遠人亡無可徵考則將駭而不信不信民弗從聖人居下雖善於禮而身屈道窮

不在尊位則將玩而不信不信民弗從是故王天下之君子其議禮制度考文之道必本之於身凡所制作悉從躬行實踐中發出非有位無德者比也於以徵驗乎庶民則皆遵守成法不敢放逸又非不信不從者比也自是而考諸三王則與其已然之迹無有差謬建諸天地則與其自然之理無有違悖而且以鬼神之難知可質之而無疑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之難料可俟之而不惑遠有以驗乎近也然其所以

無疑於鬼神者豈有他哉鬼神天理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故制作合於天尚何疑乎無疑於鬼神而天地可見矣所以不惑於後聖者又豈有他哉聖人人道之至也惟知人道之至故制作合於人尚何疑乎不惑於後聖而三王可見矣庶民益可見矣此君子三重之道所由盡善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

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此二節書是承上文言民之所以寡過而君子之所由以永譽也子思曰君子知天知人而三重之道盡善如此則人未有不信從而寡過者是故君子凡有動作則世世為天下道而莫不率由焉其動而見於行則三重之盡於吾身而施諸政事者世世為天下法度其動而見於言則三重之發於議論而布諸號

令者世世為天下準則在遠者悅其德之廣被則有企望之心在近者習其行之有常則無厭斁之意過之寡也不亦宜乎周頌振鷺之詩有曰在彼本國無有憎惡之者在此我周無有厭射之者彼此咸宜則庶幾夙夜之間得以永終其美譽矣由詩言觀之可見譽非無因而致也是以有三重之君子未有不本身徵民符於三王後聖通於天地鬼神而能垂法則服遠近蚤有聲譽於天下者也然則為上者可不務

盡其道而徒驕以自恣哉子思爲萬世王天下者告

至深遠也

右第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

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

代明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此一章書是言聖人與天地合德以明天道也子思

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備其全道莫盛於堯舜仲尼則奉以為祖而紹述之遠有宗也法莫詳於文武仲尼則奉以為憲而表章之近有守也天時之春夏秋冬各有其運仲尼上律之以法其自然之運水土之東西南北各有其理仲尼下襲之以因其一定之理仲尼體備之功通乎古今該乎穹壤則於天下道理一切負荷一切包舉辟如天地之博厚無不持載高明無不覆幬且出之以時運之不息辟如天地之四

時交錯而行天地之日月更代而明試以天地觀之天覆地載萬物竝育於其間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害四時日月竝行於天地之中寒暑推遷晝夜往來而不相違悖所以不害不悖者是其散殊之小德如川之流燦然各出也所以竝育竝行者是其全體之大德敦厚其化渾然具足也天地之所以為大其在此與天地之大見而仲尼之大無不可見矣乃知聖人一天地也學聖人者其求端於天地可乎然天地之

道備於吾身正非泛求馳騖於高遠之域也

右第三十章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寛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此一章書是承上章小德川流以明天道而先言聖德積中之盛也子思曰居上臨下自古難之唯天下至聖神靈天授為能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無不通

知無不知於以臨御天下豈猶有未足乎由其生知之質而以仁之德言之則能寬而廣大裕而優厚温而和易柔而巽順凡天下之衆無一不在含覆之内足以有容也以義之德言之則能發而奮揚强而有力剛而不屈毅而不息凡天下之事無一不有堅忍之操足以有執也以禮之德言之則能齊而心之肅莊而氣之嚴中而無過不及正而不偏不倚凡事神臨民無少褻慢足以有敬也以智之德言之則能文

而燦然有章理而秩然有倸密而備致其周詳察而曲盡其明辨凡是非得失無不畢照足以有别也以聰明睿知之資而兼仁義禮智之德非天下至聖其孰能之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説

此二節書是言至聖之德完具於心而發當其可也子思曰至聖五者之德充積於中其周徧無遺弘廣

無外可謂溥博矣其静深難測原本不竭可謂淵泉矣而正非寂守無為者也時當有臨則以聰明睿知之德出之時當容執敬別則以仁義禮知之德出之隨時運行夫豈有窮極哉蓋其所以致此者由至聖之溥博淵泉非尋常比也凡物之溥博莫過於天至聖之溥博一如乎天凡物之淵泉莫過於淵至聖之淵泉一如乎淵惟其如天如淵也見諸動容而民莫不敬畏其敬也見當乎時也發諸言語而民莫不信

從其信也言當乎時也措諸行事而民莫不説服其說也行當乎時也充積既極其盛而發見各當其可自是而民情不大可驗乎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此一節書是極言聖德之所被也子思曰至聖之見言行而民之莫不敬信說有如此是以聖德之休聲

美名内而充滿乎中國外而播傳乎蠻貊極舟車所可至人力所可通天之所覆冒地之所持載日月所照臨霜露所隕墜之處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莫不尊之為君親之如父母焉民之敬信說而至於舉世皆尊親則德之所及其廣大豈不同於天乎故曰配天蓋惟五德皆備而且時出之妙如此所以能配天而君臨天下也然則法至聖者安可不道全德備而上同乎天哉

右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一章書是承上章大德敦化而極形至誠之功用亦以明天道也子思曰天下之理散於倫物本於性命無一非誠為之唯天下至誠真實無妄為能於五品之人倫而為天下之大經者分別其義使不相淆

聯合其情使不相悖則經綸之者至矣於所性之全體而為天下之大本者當其未形使不雜於欲當其既形使各歸於道則立之者至矣若夫往者過來者續乃天地之化育也至誠運行不息外而操輔相天地之權内而秉會合天地之德其與天地之化育有默契焉則知之者至矣凡此皆至誠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吾即至誠之用以思至誠之體由經綸而言範圍斯道而不過肫肫乎其仁

之懇至也由立本而言曲成至性而不遺淵淵乎其淵之静深也由知化育而言冥符帝命而無間浩浩乎其天之廣大也夫然而至誠之德之盛殆有未易知者苟不實有是聰明聖知之資而通達夫仁義禮知之天德者何足以知之盖至誠至聖本無二理以發於外者觀至聖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以存於中者觀至誠故非至聖不能知也

右第三十二章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此一章書是終言入德成德之序見聖人之至德淵微皆由於下學立心之始也子思曰衛風碩人之詩有曰衣錦而尚之以絅詩之意蓋以錦繡之衣文采外露故加之以單衣乃是惡其文之太著也古人用心即一衣而不事文飾如此故君子為學之要專務

為已不求人知外則闇然韜晦而積美在中自日見其章顯小人反是其道專務為人止求人知外則的然表暴而實德不繼自日見其消亡所謂闇然而日章者何如凡淡素則易厭簡略則無文温厚渾淪則無條理君子之道其見於外者淡矣而其中旨趣却自不厭簡矣而其中文采却燦然可觀温矣而其中條理却井然不亂然使有為已之心而知之不明則亦何以實致其功乎誠知見於遠者由近始必於近

而謹之著於風化者由身始必於自而謹之有諸內者甚微而形諸外者甚顯必於微而謹之於此三者而各致其謹則可與入德而漸進於聖人之域矣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此二節書是言君子入德之功在於靜存動察也子思曰君子之可與入德無疑矣而其入德之事更有

進焉者小雅正月之詩云潛處雖伏矣而其理甚昭明其言潛伏也即隱也微也其言孔昭也即見也顯也獨固可不慎乎故君子內自省察於幽獨之中必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是能於人所不見之地而獨致其謹者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唯在斯乎然此特其省察之功而未及乎存養之功也大雅抑之詩云相在爾居室莫謂室西北隅未與物接遂可怠忽當常存敬畏使此心不愧於屋漏詩人之言如此

信乎不睹不聞所當戒慎恐懼矣故君子不待有所動作而始敬謹也蓋於不動之前而已無弗敬不待言語既發而始信實也蓋於不言之前而已無弗信君子為己之功至是益密而其效不又可得而言哉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此二節書是言君子為己之學成而效亦愈遠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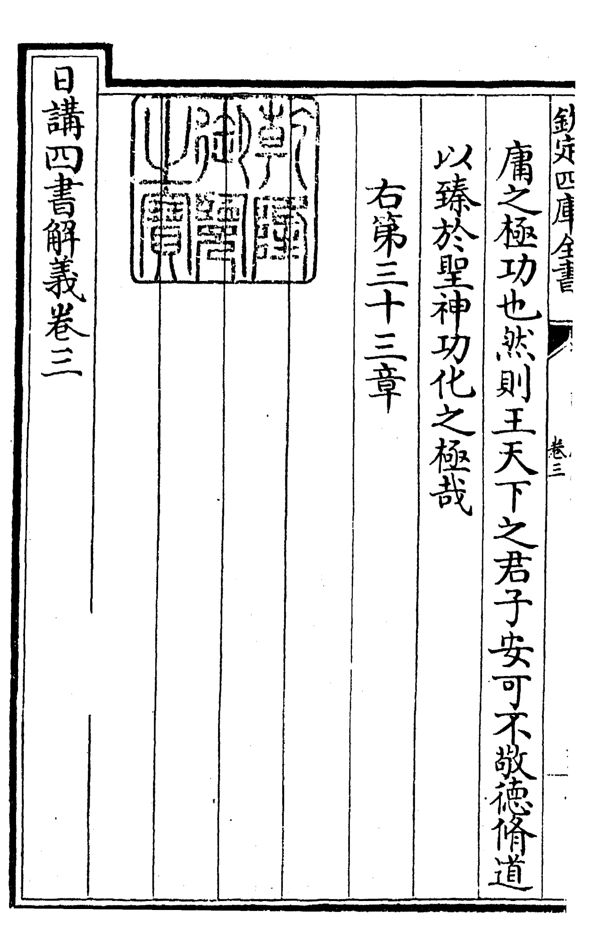
思曰君子為已之功既密則其及人之效自神商頌烈祖之詩曰主祭者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不待言說在廟之人化之靡有爭競失禮者可見有是德即有是化矣是故君子由省察存養以來不必賞以示勸而民自有所景仰而勸於善不必怒以示威而民自威於鈇鉞而不敢為惡德盛而民化如此然猶非中庸之極功也周頌烈文之詩曰天子有不顯之德百辟其刑而法之此固不僅民勸民威矣

是故有德之君子由省察存養以造其極雖不見不聞之地無一念之不恭無一時之不恭是篤厚其恭也而天下之被其化者咸翕然治平焉夫篤恭即詩所謂不顯之德也天下平即詩所謂百辟之刑也效之遠無非本於德之深吾何以測其德量之所至哉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一節書是極形容不顯篤恭之妙以見下學立心

之始皆可造其極也子思曰君子不顯篤恭之德誠未易形容也大雅皇矣之詩云上帝自言予眷懷文王之明德不張大其聲音與顔色似可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嘗曰為政者以聲色化民特末務也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之輕微如毛則庶乎具有當矣而以為如毛則猶有倫類之可比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可聽

無臭可聞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至微而并亦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其妙也然非由立心為己以造其極安能至是哉中庸一書章首即言天原其所自也見道之本於天也章末復言天要其所成也見德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本乎天者也子思前此既極贊至誠至聖之德恐學者求之高遠而反失之故復自下學立心至近者言之以示入德之方至於慎獨戒懼而馴致篤恭天下平此成德自然之效中



庸之極功也然則王天下之君子安可不敬德脩道以臻於聖神功化之極哉

右第三十三章



日講四書解義卷三